此曲只应天上有

——怀念帕瓦罗蒂

□朱铁志

帕瓦罗蒂走了，走得那么突然，那么决绝，那么义无反顾，让喜爱他、尊敬他的人来不及叹息，便不得不啜泣着向他告别。

深秋的北京，依然热浪袭人。开车蜗行在回家的路上，忽然从收音机里听到帕瓦罗蒂不幸逝世的噩耗，原本漫溽的热汗一下子凉了，一种失去亲人的感觉瞬间笼罩了全身。窗外华灯初上，眼前车流滚滚，而我忽然有一种入骨的悲凉，一种失去知音的无边的寂寞。香港的专题纪念晚会用了“此曲只应天上有”的诗句，而我此刻的心境，正好暗合了诗句的意境。是的，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几天过去了，尽管公务繁忙，把时间塞得很满，但心里依然空落落的。帕瓦罗蒂壮硕的身影、亲切的笑容，总是在眼前晃动。虽然磁带早已为CD所代替，但这几天特意把帕瓦罗蒂演唱的那波里民歌磁带找出来，早晚路上一遍又一遍播放，我的车里便充满了帕瓦罗蒂的歌声，我的周围便笼罩着帕瓦罗蒂的气息，我的眼中一次又一次噙满泪水。那是帕瓦罗蒂第一次访华时，我在音乐会现场买下的原版磁带，是从牙缝里抠出钱来做下的此生最美的梦。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有了很多不同版本的CD，既有1972年帕瓦罗蒂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出多尼采蒂《军中女郎》中《啊，多么快乐》时连唱九个高音C的现场录音，也有1993年帕瓦罗蒂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下吸引30万听众的“帕瓦罗蒂之友音乐会”DVD。但我始终珍藏着这盘现在看来已经很不起眼儿的磁带。因为它记录了我的青春岁月，记录了我对古典音乐和歌剧艺术倾注的无限痴迷。

早饭时和同事再次说起我们心中的那个帕瓦罗蒂，说起我们共同走过的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八十年代，说起帕瓦罗蒂旋风带给我们的从未有过的强烈震撼。朋友说应该写点什么。可是写什么呢？做了这么多年文字工作，我又一次感到了文字的苍白无力。即便是再优美典雅的语言，又怎能表达我们对帕瓦罗蒂万般喜爱、无边眷恋的感情于万一呢！

是的，那个年代是令人难忘的八十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思想解放和“狂飙突进”年代，是中国人民经历了极度的物质匮乏和精神贫乏之后重新振奋和崛起的年代。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迎来了“尘世的耶稣”、“音乐天国至高无上的皇帝”、“全世界儿童和联合国伟大的朋友”——帕瓦罗蒂。

1986年夏天，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心中奔涌着火一样的热情，手中攥着可怜巴巴的几十块钱。当听说帕瓦罗蒂就要来到中国演出的消息后，我们几个狂热的“帕迷”四处活动，唯恐错过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精心盘算着：一个月工资56元，听一场音乐会至少要20元。帕瓦罗蒂在中国只演出两场，一场歌剧《波希米亚人》，一场歌剧与那波里民歌集锦。如果两场都听，剩下的钱还可以勉强买一盘13块钱的原声带，但当月的饭钱就成了问题。如果只听一场，再买一盘录音带，剩下的钱起码可以填饱肚子。想来想去，我和朋友决定还是两场都听，磁带各买一盘，回去后相互转录，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那是我艺术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两场音乐会，一场安排在天桥剧场，一场安排在人民大会堂。我和朋友提前三个小时就赶到那里，百般周折弄到的票紧紧攥在手里，生怕被谁抢走似的。等待的时间漫长而幸福，我能清晰地感到自己脉搏的跳动，手心里满是激动的汗水，隔一会儿就要在裤子上擦一下。当帕瓦罗蒂戴着那条我们熟悉的大围巾、穿着宽松的服装走上舞台时，全场一片沸腾，掌声、欢呼声、跺脚声混合成巨大的声浪，好像要把整个屋顶掀开。如此狂热的场景，只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记录片中见过，只在麦加朝圣的新闻报道中见过，没想到含蓄的同胞能把这样的热情奉献给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歌唱家。

演唱开始了，偌大的剧场立刻弥漫了帕瓦罗蒂所特有的美妙歌声。他时而控制气息，演唱几支舒缓柔曼的那波里民歌，把我们带到意大利之夏浪漫而多情的蓝天碧海之间；时而放开歌喉，尽情展示高音C之王无与伦比的歌唱天才。于是，全场听众无不陶醉在仿佛天籁之音中，尽享歌剧艺术和那波里民歌带来的无比快乐。我清楚地看到身旁一位衣着考究的老者随着音乐轻声哼唱、使劲地鼓掌。当帕瓦罗蒂连续唱出高音C时，老人兴奋得像个孩子。一曲终了，冲着我直喊：“好啊，好啊，实在是太好了！”因为兴奋，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泽，人也显得年轻了许多。在那一刻，我忽然感到一种特殊的温暖：只有帕瓦罗蒂的歌声，才有使老人变得年轻，使姑娘变得漂亮，使这个不平静的世界变得格外美好的魅力吧。

两场音乐会上，帕瓦罗蒂演唱了我们熟悉和不熟悉的许多著名作品：全本的《波希米亚人》，还有《多么冰凉的小手》、《缆车》、《我的太阳》、《重归苏连托》、《穿上戏装》《女人善变》《今夜无人入睡》……每一次出场和退场，帕瓦罗蒂都会受到长时间的热烈欢迎。看得出来，他唱得非常投入、非常认真、非常高兴。随着歌曲情节的变化，他时而挥动手帕、凝视前方，好像要向一段遥远的爱情作最后的告别；时而张开双臂，热情放歌，仿佛要向我们传递来自亚平宁的问候。所有人都被帕瓦罗蒂的真诚感动了，每个人的脸上都充盈着喜悦的神色。也许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懂音乐，但他们知道大师，崇敬大师，渴望在与大师的直接交流中感受歌剧艺术的魅力。帕瓦罗蒂显然也受到了这份热情和真诚的感染，他是那么卖力地唱着，让人感到不仅是用上帝赋予他的美妙歌喉，更是用他慈悲而善良的心。

那段时间里，不仅我周围热爱古典音乐的朋友，而且整个中国知识界似乎都成了不折不扣的帕瓦罗蒂迷，每个人都能哼上几句歌王的唱段，即便是在公共浴室里，也不时能够听到发音准确的《我的太阳》。我们不懂意大利语，但产生了学习意大利语的强烈冲动；我们未必懂得古典音乐，但熟悉帕瓦罗蒂作品的每个小节。只要音乐响起，我们就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接着哼下去。帕瓦罗蒂成了热爱音乐艺术人群的中介，不管大家是否相识，只要谈起帕瓦罗蒂，就天然有了沟通的密码，可以立即成为知音和朋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整个八十年代中期，帕瓦罗蒂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提高了我们的音乐文化修养。他为渴望求知的我们确立了一个极高的音乐审美标准，树立了一个从此难以超越的精神标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能容忍在音乐名义下的所谓“演唱”，再也不会降低自己的审美趣味去为二流作品浪费时间。我们像一群被惯坏的孩子，从此“由奢入俭”难了。

进入九十年代，帕瓦罗蒂开创了“跨界演唱”的全新形式。在他的艺术辞典里，只有好音乐和差音乐的差别，没有古典与现代、高雅与通俗的门户之见。他不仅与多明戈、卡雷拉斯等歌剧大家同台举办“三高音乐会”，把歌剧艺术带给普通民众；而且邀请“辣妹组合”、斯汀、U2、博诺、席琳迪翁等流行巨星联袂演出。以他无与伦比的强大号召力为贫穷战乱地区的儿童筹款，为联合国慈善事业不遗余力地工作。于是，从伦敦海德公园，到纽约中央公园，从巴黎埃菲尔铁塔，到北京紫禁城，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将美声唱法与流行歌曲有机结合，创造全新演唱风格的同时，他也完美地树立了自己热爱公益事业，促进世界和平的良好形象。萨拉热窝人民授予他荣誉市民的光荣称号，联合国任命他为和平大使。他就是这样，在古典与现代、高雅与通俗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使“阳春白雪”走进“下里巴人”。同时以自己博大善良的情怀，将富人与穷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战乱频仍的世界增添一抹暖色。

多少年过去了，年轻时的敏感与多情早已为中年的老练与沉稳所代替。但内心深处对帕瓦罗蒂那份爱，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丝毫减退。每一次听到他的歌声，都会想起无悔的青春岁月；每一次想起他和蔼可亲的面容，心中都会涌起一份特殊的感动。在他的歌声里，我听出了高贵，听出了真诚，听出了华丽，听出了质朴，听出了爱情的甜美，也听出了离别的悲伤。在我的心目中，他毫无疑问是人类歌唱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歌唱家，一座不可逾越、不可企及的艺术高峰，是所有乐迷心中永远的珠穆朗玛。他的去世，不仅是声乐艺术的巨大损失，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正如意大利总理普罗迪所说：“帕瓦罗蒂用他的歌声将名人和普通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一生不仅是音乐，更重要的是一个和平使者，他在用音乐反对战争，他不仅代表了意大利的音乐，而且代表了整个意大利。”葬礼那天，意大利空军“三色箭”特技表演队在帕瓦罗蒂的家乡摩德纳上空飞过，释放出象征意大利国旗颜色的红白绿彩烟，仿佛一面巨大的国旗覆盖在摩德纳上空，这是意大利给予她最优秀儿子的最高礼遇。

歌王走了，他在临别赠言中写道：“我希望人们把我当作一个歌剧里的男高音记住，或者说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代表，这个代表性人物在我的国家中找到了他最好的表达方式。另外，我希望我对歌剧的热爱能成为我生命里最重要的部分和最永恒的章节。”我想，歌王的遗愿其实早已化为现实。如今在有人群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帕瓦罗蒂的歌声；有帕瓦罗蒂歌声的地方，一定就会萌发文明的种子。

毫无疑问，生在帕瓦罗蒂时代是幸福的，生在帕瓦罗蒂时代而有幸亲耳聆听他的演唱是更加幸福的，生在帕瓦罗蒂时代而有能力感受他的美与崇高是尤其幸福的。

歌王已去，歌音不绝。

愿上帝与帕瓦罗蒂同在。

愿帕瓦罗蒂的歌声永远响彻在全世界人民中间！

艺术长廊

一座绿色丰碑

——参观胡耀邦纪念林有感

□沈宝祥

2007年7月30日下午，在甘肃省绿化工作的老领导邹雅林同志陪同下，我怀着崇敬和思念的心情，参观了兰州北山的胡耀邦纪念林。

胡耀邦纪念林，坐落在兰州北山的徐家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内一个山梁上，这个山梁有个很美的名字，叫做红柳梁。走近纪念林，“胡耀邦纪念林”六个字，首先映入眼帘。进入林区，中间是一条甬道，一米多宽，平坦笔直。甬道两旁，是各种林木，长得郁郁葱葱。甬道中部，是一座题词碑，碑上镌刻着胡耀邦同志题写的“种草种树，治穷致富”八个大字，绿色，很醒目。石质材料的碑身高近四米，宽约五米。碑的反面是《纪念林碑文》，记述胡耀邦同志倡导种草种树、绿化甘肃的光辉事迹，以及全国各地青少年积极采集草种、树种支援甘肃绿化的情况，并附各地支援单位的名单。碑文由邹雅林、李茂撰文，署名甘肃省绿化委员会、甘肃省林业厅、共青团甘肃省委，1986年8月立。我在庄严肃穆的题词碑前站立良久，品味着我熟悉的耀邦同志的手迹。这八个字，洒脱有力，是耀邦同志1983年视察甘肃时题写的，具体时间是8月3日。这八个字，体现了耀邦同志对甘肃和西北人民的深情，体现了他改变甘肃和西北面貌的战略思想。

纪念林约有三百多米长，四五十米宽。林中分片插着树种来源地的小牌子，分别写着北京、辽宁、黑龙江、山西、河北、天津、上海、山东、江苏、陕西、内蒙古、新疆、广东、云南、福建、浙江、湖南、湖北、青海等省、市、自治区和中南海等有关单位的名称。原来，这个纪念林是由来自不同地域的树种育成，由一片一片林木合成的。胡耀邦纪念林凝聚着甘肃省和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人民解放军，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的深情。

雅林同志告诉我，当时，耀邦同志提出甘肃要大力种树后，又想到种籽问题。就对陪同视察的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同志说，请团中央发动全国青年采集树种，支持甘肃的绿化。在团中央的号召下，各地热情地送来许多种籽，计有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的592个县市，以及人民解放军、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共送来八百多万斤草种树种。这些草种树种运往甘肃各地种植，在千里陇原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绿色革命。

为表达群众对胡耀邦同志的情谊，他们特选全国各地支援的树种，在红柳梁分片培植，以志纪念。

群众自发地将这片林地称之为胡耀邦林，并逐渐地叫开了。省绿化领导小组同团省委、林业厅共同研究，将这一片林地建为胡耀邦纪念林，并由三家出资，镌刻了胡耀邦题词纪念碑。1986年8月，题词纪念碑建成，这也标志着胡耀邦纪念林的最终建成。1987年，有人提出，纪念碑怎么办？有人主张改为“种籽纪念碑”，或干脆叫“纪念碑”，不再冠胡耀邦的名字。省委领导明确表示，这是历史，“不能改，不能动”。这样，胡耀邦题词纪念碑和纪念林，就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听了雅林同志的叙说，引起我许多感慨。1983年8月，胡耀邦同志到甘肃省视察，挥毫题词，发出“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的号召，大讲“反弹琵琶”的辩证法，并提出，要“千军万马、地动山摇”地向荒山荒坡进军。以后，耀邦同志又到甘肃，不辞辛劳，深入各地，大力推动绿化。甘肃的党政军民学各界，整个陇原大地，开展了群众性的绿色革命。他们二十五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种草种树，染绿大地荒山。

雅林同志担任甘肃省绿化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为甘肃的绿化奋斗了几十年，他赠送我《绿化丰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两本厚重的书。这两本书是甘肃省绿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的。书中汇集了胡耀邦同志视察甘肃各地时的多次谈话、讲话和题词，中心内容就是“种草种树、治穷致富”。书中还详细记载了甘肃省绿化工作的进程和取得的巨大成绩，以及绿化工作的经验总结。

我佩服甘肃同志尊重历史的唯物主义态度，也深深感受到甘肃党政军民对胡耀邦同志的深厚感情。他们的这种精神也感染了我。

截止1998年，兰州的南山和北山已植树成林14万亩，植了3000多万株树。现在，南北两山已经成为兰州的绿色屏障。经过多年努力，甘肃省累计人工造林近600万公顷，完成退耕还林96万公顷，植树15亿株，森林覆盖率已达到了9.9%，在千里河西走廊建起了长达1200公里的防风固沙林带，已建立自然保护区59处，总面积达988万公顷。甘肃的同志说，这一切，都是从1983年那场绿色革命开始的。

2006年，甘肃省一位领导同志在总结绿化工作时说：“二十二年的实践证明，耀邦同志的这一伟大号召，是很有战略眼光的，是有科学预见的，也是完全符合甘肃实际情况的，因而也是非常正确的。”

在甘肃，只要提到种草种树，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起胡耀邦同志。他为绿化甘肃立下的不朽功勋，甘肃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那天，万里晴空，阳光灿烂。我站在红柳梁，仰望着这绿色丰碑，显得生机无限。我更感受到了那矗立在甘肃人民心中的丰碑，更高更大！

鲁迅与唐代诗文

□顾　农

唐代是中国古代国力最强盛、民族精神最高扬的时期之一，鲁迅对盛唐气象非常神往，曾在《看镜有感》一文中写道：“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现今坟墓上不待言，即平常的绘画，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只洋鸟，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个草书一个俗字么？”一个健康的有自信心的民族，从来是乐于接受外来文化的。唐人翻译佛经多用直译，不急于使译文风格本土化，这大约也是国力强盛、充满自信的缘故。对此鲁迅也给予很高评价，拿来作为自己主张“硬译”的历史依据。

鲁迅对唐诗评价极高，曾说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这番话说得似乎有些绝对化，但这是他在提到自己的诗作时说的，接下来又说：“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亦殊可笑”，可知是自谦的同时采用极而言之的手法以充分表达他对唐诗的激赏。鲁迅读唐诗颇熟，时时随手引用。他为阐明“革命文学”无须乞灵于标语口号，即引用白居易《宴散》诗中“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二句为例，说明写富贵而不用“金”、“玉”、“锦”、“绮”那些字眼，乃真有富贵气；他指出隐藏自己的旧作是徒劳的，人家可以查旧帐查出来，则举韦庄《秦妇吟》为例。运用之妙，在乎一心。

鲁迅在杂文中引用唐诗，虽然意在为我所用，作为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某种材料，并不是对唐诗本身进行研究，但由于鲁迅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所以他那些自由发挥的片言只语仍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往往能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例如讲到夸张，鲁迅引用李白的诗句“燕山雪花大如席”，指出这当然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夸而有节的道理，一下子就讲得十分透辟。

对于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杜甫，鲁迅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在杂文《女人未必多说谎》一文中涉及历史，不指名地引用杜甫道：“譬如罢，关于杨妃，禄山之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久了。”这里引用的两句诗出于杜甫的名篇《北征》，鲁迅显然很欣赏杜甫敢于直言的胆量，这跟历来关于《北征》的诠释很不同，而自有其根据。鲁迅对杜甫总体评价极高，有一次刘大杰向他请教文学史问题，郁达夫也在座，郁认为杜甫的律诗高于他的古体，鲁迅不以为然，说“杜甫的律诗，后人还可以摹拟，古体的内容深厚，风力高昂；是不许人摹拟的。他的《北征》就远在韩愈的《南山》之上。韩愈用力学他，差得远。　刘大杰问“杜甫同李白、陶潜的比较看法如何？”鲁迅回答说：“这很难说。陶潜、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头等人物。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事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两小段话言简意深，真所谓不刊之论。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之修订本特别引证了这一段话，来说明杜甫的伟大之处。

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一书中认为鲁迅的小说有着杜甫的诗情，极有见地，这应当是指其中对现实生活充满了关怀而言。

对于唐代散文鲁迅也作过深入的研究，早年整理过虞世南、沈亚之的文集，取得很好的成绩。他不大看好散文正宗的韩（愈）柳（宗元），却辑录过一本唐广州司马刘恂的《岭表录异》　水平大大高于清代的武英殿本。鲁迅对于传统中所谓“正宗”的部分，往往持保留的态度；他更看重那些历来处于边缘而精华较多的作品，典型的例子是他曾特别提出唐末三家：“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罗隐的《谗书》，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为隐士，而看他们的《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这一结论，现已为文学史界广泛接受，时时征引。

生命的秋天

□罗宗毅

一叶知秋。当一片黄叶随风飘落的时候，秋天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

十月的秋天，深幽、静谧，散发一种阅尽人间沧桑的厚重。微风中，秋凝聚成一片片黄叶，缓缓飘落。当落英散尽，褪色的树木显现出生命苍劲的脉络。细密如织的叶片，像秋蝉留下的悲怆的曲谱，记录着潇潇落木生命的故事。它把春的经历、夏的传说写在落叶的回忆里，告诉人们风中的成长、雨中的茁壮，繁茂的潇洒和落寞的伤怀。

于春夏而言，秋是过来者。经过春天的绚丽多姿和夏天的如火如荼，知道了蓬勃兴盛只是暂时的风华，辉煌与赞誉终归是过眼烟云。对于身外之物，它任由轻风，云水随缘，得之泫然，失之坦然。秋天的魅力还在于它的丰富、高贵和成熟，婉如一幅意蕴深刻的写意画。秋天里，那悠然漂浮的行云，心游物外，志存高远。面对喧嚣尘世，始终保持一种高贵的疏离；那清澈透明的秋水，清明在心，静静地守候一份纯净和怡然；那飘落在脚前的落叶，仿佛在告诉人们，往后的岁月，不仅是收获季节的延伸，还有严冬的考验需要面对。

人生如四季。依着四季的自然更迭，我们已在风清云淡中走进了生命的秋天。一个个年份行将装钉成册，归于历史的夕烟暮雨，走进回忆与遥想。春萌、夏荣、秋实、冬枯，运演着宇宙生命的大节律，岂止是自然过程呢？生命的秋天让人不能不心生一种庄严的使命感和人生的紧迫感，促使人们更加珍惜人生迈出的每一个脚步。

如果说在人生之秋沉淀和反思是对生命的负责，那么阅读秋天不失为一种深远的智慧。走进秋天，你能体味人生的沧桑和生命的静美，以坦然平和的心态面对人生路途上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成就一种宽宏、沉静的襟怀；走进秋天，心随秋风而宁静，夏日的浮躁和冲动被沉稳取代，你将在宁静中回归本真的自我，胸怀坦荡，身心自在，领略生命的从容；走进秋天，你能找到心灵诗意的栖息地，怀着超然的眼光观照人生途中无处不在的美妙风景，在心灵深处葆藏充盈、信心和期待。

印度哲人泰戈尔说：“站在秋天的风景线上，最好把我们的目光放远，这样，我们就有欣赏冰雪的情致。”在生命的秋天到来之际，沿着泰戈尔老人指向的远方看去，我看到了一片海，并且看到了葡萄牙诗人卡蒙斯在海边题写的那句耐人寻味的沧海留言：“地止于此，海始于斯”

文　苑